

童山文集

童山文集卷六

綿州李調元雨村

序

通州志序

通州爲畿東首衝拱抱神京上振關塞下控徐兗地
大物博襟帶千里而城東潞水滙諸潮河白河諸水皆
由直沽至運河以入於海是以四方貢獻之儲來與夫
萬國冠裳之走集無不畢滙于是焉我朝聖都建
極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凡夫墳壤原隰魚鹽畜擾
以及男女種藝之經較職方氏幽州之域奚翅什百倍

之然而經制既久沿革滋多自建立郡縣以來其間政
教之得失民氣之盛衰山川賦力役之輕重不有志載何
以首風接通於漢爲潞縣遠置潮陰迄世祖章皇

帝始廢縣入州州向無志康熙十二年詔徵郡縣志

以備輿圖之纂守者削葉以呈丁丑間吳牧存禮始編
校付刻迄今又數十年矣比歲以來上命儒臣卽朱

彝尊之舊纂輯曰下舊聞考自王都以及郊圻無不

具載通爲近郊紀注必詳尤宜首自爲志矣然而國家

畿甸之大凡州志內之纖悉身爲民牧而令一州之山

川風上物數方名若隔膜而不相知可乎况乎翠華

時臨宸章渙汗其足以光簡冊而示來茲者抑又多也弟三輔繁劇號稱難治而通廣亘二百餘里簿書填委不遑啓居使素乏幹濟之才馴擾之法方恐披星而出戴月而入猶慮日力之不給也雖欲志得乎高君天鳳來牧此州政通民樂慨然以修舉廢墜爲己任繼乃徵文考獻編葺成篇書成問序于余余惟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疆域皆有分野以觀妖祥則夫志也者所以載治忽而重官守也通當析木之津八尾三度史記稱其民刁悍與代俗相侔韓昌黎又謂多感慨悲歌之士余忝

監司此土留心廉察而見夫風雅樸茂踰禮義而服聲
教與舊所傳迥異者則又涵濡聖化鼓舞作興非必
舊志之所得而域也推斯意也利必興弊必除壅者疏
滯者出無不可按志而求之則卽以此志爲勸治之書
可也

盤山十六寺紀序

盤山在通永道之薊州距京師百八十里出京四十
里至通州渡惠河二十里至燕郊二十里至夏店三十
里至三河縣二十里至段家嶺五十里至公樂澗歷長
嶺至亂石邨入山山北面最崎無路可登路在山南有

東西中三路東路由亂石邨經瞭甲石至甘露菴後岐
爲二西北折爲青溝迤東則出多寶佛塔過版舖上舍
利塔中路由蓮花池人山望天成寺迤歡喜嶺至衛公
菴東折與青溝匯上舍利塔西路有大嶺入山經雙峰
寺歷茶子菴過將軍石上舍利塔凡各路皆止于舍利
塔者蓋山之絕頂處也山舊名四正一名徐無魏田疇
隱居於此故又名田盤山不曰田盤而曰盤山者亦猶
匡廬之謂廬山太華之謂華山也其山西連太行南際
滄溟北負長城東距碣石瓣襲瑤攢開豁呈露實仙佛
之勝區乾坤之壯觀也舊云七十二座有名菴今已半

廢最著者惟十六寺十六寺者感化寺千相寺少陵寺
古中盤雲淨寺東三菴上方寺雲罩寺盤谷寺萬松寺
青峯寺法藏寺雙峯寺西甘澗淨土菴東甘澗觀音菴
天成寺皆 皇上臨幸盤山時 駐蹕之所也寺各
踞山之勝此外菴院雖多可領其要矣今年春三月三
日恭逢 聖駕重臨薊爲余所屬地凡道路之掃除橋
梁之修葺以及寺觀丹漆黝聖之觀例得督同領辦先
期閱 視遂得周旋十六寺間者累日恭遇 宸章敬
謹登記其他古蹟名勝碑碣物產亦隨令小吏鈔之分
綴本寺之下至 行宮八景係 內府司掌非外吏所

能到故不具例按盤山新舊各志於諸地里人物分門別戶閱者茫然不得其要今以詩統之以便觀覽或觀斯土者所有事乎

灼龜序

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卜法見周禮筮法見周易故筮之撰著尚可稽而卜之灼龜久不傳按灼龜之法古謂之爇契周禮董氏掌其爇契凡卜以明火爇爇遂獻其爇契以授卜師使役之爇謂蒸灼龜之木也契謂契龜之鑿也士喪禮曰楚焯置于爇卽契也詩云爇契我龜是也所謂灼龜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

右皆視龜之腹骨近足其部高者以火灼之所謂卜大封則取高作龜也龜既灼矣而兆作焉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也太卜三兆之說一曰玉兆謂文如玉膚也屬陽二曰瓦兆謂暴裂如瓦解也屬陰三曰原兆謂拆裂如原田也陰陽雜其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十有二百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龜坼所謂體龜之金木火土也所謂頌卽繇也如夏石鑄鼎繇曰逢逢白雲懿氏占繇曰鳳凰于飛之類是也五色者洪範所謂用辨圖彛尪之類是也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壘壘者如玉之坼也

四者各不同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象氣廣學也兆微而不可辨故曰揚火作龜以致其墨則可辨也然又必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首爲上尾爲下左爲陽右爲陰上下左右辨則四兆可知矣此灼龜之法之大畧也上古以來有謂玉兆爲帝顧項瓦兆爲帝堯原兆爲有周近師又謂玉兆爲夏瓦兆爲殷者今皆不可考矣卽百有二十之體千有二百之頌皆三代占詞之目今亦不可得而聞矣古者作事不憚一已之思慮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蓋兢兢業業焉而尤莫謹于征代之事故其所以作龜而命之者有八首

曰征征謂征伐人也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龜曰
尙大克之吉是也然此法也見之於經不爲備而今浸
失其傳卽有傳者亦不灼照而數計求神而明之者殆
難其人乎西蜀劉君仕偉字黼隅今之君平也凡陰陽
術數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覽以武黃甲起家仕至寧
武叅將會從威信公出征金川幃帳之中歷有占驗無
不竒效岳公每神其術以是征伐罔不與謀今年八十
有三矣優游林下鬢髮初白目光爛爛步履如飛類有
道者一日相晤于都城挾其所著灼龜一書而示余曰
此古燠契法也與筮並垂而筮知龜長術亡可惜偉奉

威伯公指授得于殘編斷簡中拾其遺法旁採諸書細
加修葺繪圖呈像以補不逮蓋嘔心血者半生于茲矣
乞一言以弁余惟占卜之書惟龜最古亦惟龜最靈大
而言之河出圖洛出書皆是道也擴而充之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道也所謂一以貫之
也劉子既神悟其旨皆歸實用故廣爲河洛理氣支干
納甲諸說皆娓娓數千百言無不探天根而躡月窟而
又不肯自秘其術宣其奧以示後人其功豈渺乎余故
爲備採古書灼龜之原委以書其端使閱者得以引經
据古與此書相考證不至流爲畫家之支離則燹契之

法不昭然再見于今日乎余今年亦半百矣以視劉君
猶爲後生可畏顧性剛才拙與物多忤學道未聞動輒
符咎今雖迫遙山水而忽忽不樂意者尙有未定之升
沉乎幸遇君平頗爲一灼以代三年之艾

丁氏族譜序

丁氏族譜者余友丁君宏道之家譜也名輝潼川涪城
壩人事母以孝聞魯受業於先大夫 石亭公門下爲
人倜儻有才余每兄事之今亦老矣家居病目余歸田
時魯兩造其廬訪之年來久無音耗矣忽遣人以族譜
來乞序于余余閱之慨然嘆曰孝子之用心固若是乎

以積善之家重以良友之託不序之不可也丁氏出自
姜姓藝文志有丁子著兵書漢末南郡太守丁遵因官
家焉故望出濟陽漢儒林傳濟陽丁寬之後望出陳郡
又丁固夢松生腹上爲三公後漢末有丁原晉秦州刺
史丁聿又望出譙國扶風曹世叔子婦丁氏作曹大家
桓元叅軍丁赤又望出西河是丁氏之爲著族舊矣今
覽譜內所載自鳳丹公先人于明季始由楚遷于蜀之
梓州今爲潼川郡族姓蕃衍入呼爲丁家溝則又望著
潼川矣繼而獻賊屠蜀始漸移涪城家焉潼川之族其
先之原委已不可詰而大要皆濟陽陳郡譙國西河四

大著族之裔也先者固不可考矣今不爲之考則後者益無所考矣譜之作所以備子孫之考也今之作譜者親親之義少而貴貴之義多軒義以還誰無姓氏必取古聖先賢以爲鼻祖而名公鉅卿悉羅而置之譜中是何異寫照者非其所欲寫之人而子若孫猶對之而泣且啼也吾不知其淚之何從矣今觀譜系則斷自鳳丹公以爲高祖而荒渺無稽者一概不錄卽濟陽陳郡譙國西河亦不混填一人何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故人道親親也禮曰親親以三爲上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

而親畢矣圖之有五世也始于歐陽文忠公一九世之
終卽二五世之始其實九世也何也人之最親者上父
下子與已爲三而已以已親父而知父之親其父以已
親子而知子之親其子則以三爲五焉又以五推之則
由已而上五卽高祖下五及元孫則以五爲九焉旣由
父而上殺之至于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于元孫及由
兄弟而旁殺之至于羣從縱橫斜曲皆爲五服而親盡
矣五服者五世之所由助也人生百行莫大于孝今舉
高祖以下一一支分條理于圖中使後世子孫油然而
然而知祖功之有自可不謂孝乎又于凡例聲明條約

重祭祀明喪服敦孝弟別親疎分嫡庶辨擇繼嚴配合
周貧卹寡長幼井然皆孝思之所出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後之人讀此譜者亦可以油然而
生孝子之心矣

續修族譜序

庚午之歲吾父將謁選吏部手訂族譜一卷命調元繕
寫藏于家調元時年未冠雖粗知其梗概而猶未得其
要領厥後吾父歷官浙東西更三大縣政務紛繁調元
亦受學官齋焚膏繼晷窮年兀兀族譜之刻未遑及也
茲吾父丁先大父憂回籍守制欲更訂是編以登梨

喪而又重以先大父窀穸之事與夫祠堂祭田之舉
日夜營辦未暇秉筆爰以藏本付調元續而成之其中
一切事例俱仍其舊所增者惟是數年新添丁男及

聖天子推恩兩代榮封之盛典調元謹書而備錄云
爾夫祖有德宗有功根之深者其未必大理固然矣然
古人所謂有子有孫者非沾沾焉保其田廬耽於逸樂
而遂可云無墜家聲也念先人積累之厚以貽厥子孫
爲子孫者一舉一動不忘舊德一飲一食務稟先型忠
厚之傳祖宗肇於始科甲之盛子孫繼於後斯稱善矣
調元懼未能然有志焉願與諸昆弟共勉之也

贗書錄序

藏書必辨贗贗者非真之謂也古贗作鴈韓非子說林篇曰齊代魯索譏鼎魯以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庚也世遂以物之假者爲鴈而韻會諸書加貝作贗考韓退之詩居然見真贗則唐以前已作贗矣余自入官來卽好聚書通籍後由翰林歷官外道所至皆于文章有緣數十年來所購所抄不下億萬卷近者 聖天子宏開四庫全書天下之書全集凡各省採進本及永樂大典副本爲坊間所寫以售者及借寫館閣諸同人家藏者及余家藏爲外間所未有者莫不借觀而寶藏之今

合貯一樓題曰萬卷樓擁書而坐不啻百城亦可以消遣閒居之樂矣然積之多者而真鴈生焉不一一別白而定其僞則不且爲齊人所笑乎爰謹遵

欽定四

庫全書存目內凡諸僞書俱行擇出另爲一冊依經史子集分爲四部各以類從復取各家書目據所見所聞詳加證辨名曰鴈書錄庶乎真珠之盤不至有魚目之混亦藏書之家所必資考訂也蘇子瞻有言觀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信斯言也亦何致爲魯人之鴈所賣也

萬卷樓方序

東坡雜著多寫藥方見于坡集及蘇沈良方皆非世俗

醫家仲景東垣之所製方也宋沈括言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爲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嘗多過實千金用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蓋古人非自驗之方必不記之於集故明焦澹園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者良以此也惜乎其書未成僅見于筆乘數十條竟無人續之善乎周子櫟園之言曰若能推廣各分症類都爲一集勝刻快書清紀諸鄙俚無用之書多矣余家故多藏書有志焉而未逮今年秋偶患瘧靜養因憶此言輒集古諸說部書中藥方摘錄分門以便繕閱

而尤以蘇沈良方爲鼻祖以抄于萬卷樓中故名萬卷樓方杜甫云多病所需惟藥物非特免周子之誦亦養生之道也

嶺雲詩集序

詩以唐爲主今人言詩多趨于新然新矣而失之巧多好爲異然異矣而失之尖尖與新蘊于智思以追唐而去唐愈遠則皆詩之岐路而非詩之正槩也余弟振青字鶴林湯陰人工于墨蘭人爭求之奉爲至寶其石刻蘭譜摹揚者幾遍天下詩其餘事也然不作則已作則必力追唐賢余與鶴林交十年于墨蘭久已入室而聞

其香矣而于詩獨見秋螢草已摘其落葉句入余雨村
詩話所謂黃帶夕陽迷古渡紅飄野燒度江村是也今
乃得見所寄嶺雲集讀之高者力趨王維次亦不下許
渾乃知其詩又出墨蘭之上賢者不可測固如是夫其
曰嶺雲蓋取止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之意也亦可以
知其人品之高矣晚寓錦城偶得痺疾將歸中州屬余
爲序予亦以老病手戰不能備書姑擇其精警者圈出
之各加評隲于上以記梗概社老不云乎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鶴林精于此道者諒必自知之而自擇之
又何俟借老人之一言以爲論定也哉

戰國春秋序

讀春秋左傳至魯哀公而止而哀公以後之章不載焉
讀戰國策至周安王而起而安王以前之事不載焉此
戰國春秋之所由作也其事採之史記而年月日間有
脫誤者則考之通鑑以正之其例本之綱目而瑣屑事
有遺闕者則稽之年表以補之然不敢妄增一字也自
魯哀公後接魯悼公而起左傳哀公二十七年終此卽
悼公之元年也周王自左傳貞定王元年而終此卽貞
定王之二年也體本編年參以綱目但編年則事多從
簡綱目又刪削太嚴茲則照馬氏釋史之例凡諸子百

家之書胥分年採入焉以備觀覽而採入者如史記戰
國策及諸子百家之文皆分年全錄焉以便誦讀雖備
戰國之史事實選戰國之古文也其事自周至秦滅國
而止而漢不錄焉蓋書以續周魯哀公故訖止於周而
於魯之亡卽附以秦者秦亦周之列國也書成自悼公
起至頃公止共九公亦分爲十七卷各曰戰國春秋春
秋之名似於僖經古人所識然孔子順於虞氏春秋及
晏子春秋之類已辨之詳矣茲不贅辨蓋亦仍用綱目
之義其高一字者爲綱低一字者爲目以其似續春秋
然故亦曰春秋云爾

神譜序

子罕言命而世人多言是不知命也子路請禱而子言久禱是妄命也今世之事於神者多矣蓋其意謂神可以禍福於人也夫神未嘗能禍福於人也神若能禍福於人王莽僭而何不殺之董卓亂而何不戮之堯舜將崩而何不生之桀紂將亡何不救之以是言之神之於人也世之將興則福於人世之將亂則禍於人神之道固與時爲升降也是則人所謂神非神自神也然廟食之神亦有至靈者先正謂其浸久亦散豈神亦有氣數歟大抵民間神廟至靈者無非人心所感人心一移

靈響隨息所謂生之則神死之則不神也如廟占山水
嚴惡之處則神多靈而在鄉村平衍之間則反是又如
同是廟同是一神各相去里所而神有靈有不靈何也
地氣所致地之氣固不能無盛衰時也朱子語錄曰先
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可見地
氣所關固如此也然不但人之窮達有命卽神之窮達
亦有命如古今來神亦多矣自孔子歷代崇封各府州
城縣俱設支廟祀之固諸神所不及此外惟關壯繆除
勅建廟祀外山陬海澨人跡所到之處大小無不有廟
較之諸神是亦有幸有不幸焉豈非神之命也近日趙

雲松先生有詩云六朝前祠廟多祀城陽王蔣侯加帝
稱享之如明堂其次項羽神卞山赫烝嘗後來時代改
氣燄皆消亡乃有闢壯繆威靈久始彰雕績崇像設面
赤長髯蒼婦孺盡膜拜血食偏八荒惟公秉忠義固與
日月光然古烈丈夫屈指難具詳彼皆就湮沒此獨垂
無疆鬼神亦聽運何況人行藏正謂此也至于神之封
號歷代帝王皆有而莫盛於宋自真宗崇信道教其臣
如蔡京輩從而附和之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鬼神
少有不封爵號者自大中祥符以來東封既崇封爵遂
濫凡天下神祇古今義烈咸降勅進封或奉冊尊號當

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鬼神幹事史稱君臣若狂是也延于南渡歲月無虛及至前元濫觴益甚岳岱皆帝川瀆同王瀆典紊焚莫此爲極明太祖旣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號岳瀆城隍土隅俱令毀壞而有司奉行未盡尙存塑像延及嘉靖更揚道教加以嚴嵩等附和清醮其時奸道輩始倡其說作封神傳小說演義布刊坊間流俗傳播據信爲實不知古來各代俱有封神不止一時亦不出一人也余生長鄉村見每邑歲時烝嘗非然飲食山川鬼神動至大牲及問封號俱茫然莫曉覈其祭辰亦相沿多舛因思論語季路問事神之

意追其原本仿天官地理志以爲此書名曰神譜以曾
封者列于前而未封者附于後庶幾後之人有所稽考
云爾嗟乎不述先人封祀鬼神之初則其理不明不述
令人淫祀妖怪之由則其疑難釋至于盡人事以聽天
命則亦無以易于敬鬼神而遠之而已矣

童山文集卷七

綿州李調元雨村

記一

文選司廳壁記

六部之事最繁劇者無如銓曹每日早饒畢卽駕至司
堂同司九人皆先後到後到者拱先到卽坐坐則吏抱
牘而前官濡硃墨以待隨批隨點若閱則堆簿板上積
若登梯其或有當奏議事則當案吏俱至前一時但聞
說稿聲對本聲而各省官有赴部帶領引見者例須驗
到則又聞唱各聲闕然一堂自晨至午乃稍歇同人始

開笑語聲矣中有印官者又全然持黃盒上堂請驗封
則當直官微頷首印官卽去封執印挺胸立須臾本司
及考功稽勲驗封書吏各執文書蜂擁至鞞然皆印聲
矣同官有事不能候者率先退去而當直者未也印畢
一書吏來稟曰明日奏某事須早起則獨留後對摺斯
時空庭人稀唯聞鳥雀聲矣將暮吏始持摺對有脫誤
則空補改頁又需時旣不誤矣始急急出署頂城門歸
至家則已昏黑矣始食斯時家人團團之樂未嘗無有
而杯酒片談中已鹿鹿然奏事之事撞心頭也見燈卽
倒床卧卧苦不熟至四鼓鷄將鳴卽呼家人起籠火煮

粥御者亦先駕車門外官起盥洗畢卽食食未畢而家人報五鼓矣卽踉蹌上車車燈籠上黑書吏部兩字隨人旁持右簷御者喝驟行卽雷聲鞞鞞走前後車相接其星光上下半皆各衙門奏事官車燈籠也至前門則尙早門未啓假寐車中見有遠燈一竿類八卦勢上書牛乳二字買啖之頗足御寒少焉聞唱道聲則大輜至門乃啓衆官車以次啣尾而入至東華門則吏已抱黃摺匣候至上諭館卽覓一燭又詳視摺內恐有倒置錯誤隨人以碗泡茶飲訖卽進宮門螭頭下鵠立又須東望以伺本部堂官絡繹至皆照面則又向螭頭下

鵠立有頃 黃門官皆到立 宮門前收摺則有筆帖
式趨報堂官皆來 宮門外以次遞進黃門問堂官不
能對司官從旁述所奏事遞畢始稍自寬而東方已一
線微白矣遇引 見日則同司掌印率各官雁行而進
立軍機處 見中堂白誦脚色誦畢當直者引至隙地
演 朝 見儀有頃 上登殿矣摺子出矣當直者領
摺而同司諸人各持綠頭籤又雁行而進 上在何
宮何 殿則有內監指示斯時漸近 天顏各皆屏
息警類不聞矣引 見畢司官又帶各官趨出竝立階
下俟 命少焉 旨意出各官始散去而當直未也

出袖中稿紙珥筆寫 旨意送中堂閱閱無舛請中堂

明日述旨則司官另一人事也司官始逡巡而出仍由

太和左前門至上諭館隨人又以一泡茶進飲訖

或車在 長安門外者則由 午門旁出有車在 東

華門外者則由東出先後皆至部中坐衙有堂官主則

又議明日所奏之事四司皆上堂吏部堂卽藤花廳也

藤陰之下冠佩濟濟以次回稿畢始歸司堂食食皆買

有欠責卽坐扣月支錢食畢仍辦事事完乃退此在內

大畧也若春夏 上在圓明園則起更早歸更晚不

及到署矣若夫雨泥之霑濕暑熱之蒸薰則自分內事

山文集 卷七
非可以言苦也嗟夫服古入官必有可以建白于吾
君襄贊于吾相者以利天下以濟民生乃不忤於人
不愧於天僅忽忽焉旅進旅退而遂爲足膺繁劇之地
乎詩曰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願與諸君子共勉之也

看雲樓記

宣武門東梁家園舊爲山左李少農基宅名滴翠園有
石池亭臺之勝以事敗地今爲瓦礫場矣乙酉官起房
以便民居秋末落成房在麻線衚衕西口而東南地勢
稍低築樓三楹當之先是京師房未有樓者茲蓋特創
也初爲中書舍人武進毛應藻所據余舊寓去樓不數

武朝夕過其下恨不作元龍高卧其間而毛余世誼也
余素喜樓居曲意過之意在暫借一登而馬矢橫積堆
草置薪刺滿人目不可耐丙戌毛登第授湖南沅陵令
將行知余心素好之也乃以授焉余得大喜鳩工先築
圍墻透其外蓋樓下卽大道終日行人如蟻間有卧其
下者或向樓挪掄以故防護之舊無遮隔爲安欄于置
扶梯明窓淨几當中長卓上置一爐時時爇名香旁懸唐
宋字畫書數卷文房玩具畢備退食之暇則邀客或吟
詩或敲棋或飲酒各適其適無物我之間每遇春秋佳
日拓起四面軒窓出前而觀則積水成湖淼淼碧波如

在瀟湘蘆葦間由後而觀則西山爽氣如翠如驟撲人
眉宇無不萃於一樓爰家有萬卷樓故即以各名之外
懸一聯曰城外遠山如岫列樓前積水當湖看道其實
也嗟乎浮雲而禍不義片雲而意俱違登此樓者亦可
以知余意矣

來米齋記

粵東學署中九曜石山來舊矣余蒞任之始嘉水石之
清華每有餘閒未嘗不日遶百匝然按九石皆零星綴
補其刻藥洲二字以爲米芾卞山好事之前學使翁方
綱附會而成求其倏崑碑石翠澗璣璫爲南漢劉氏之

外尚餘二百金並請下年暫停開館便可積五百預行
支出共得七百元於通永道署西偏十餘步買得陳氏
絕房一所所以爲基址而規模未就因自捐清俸一百金
再約諸君各捐清俸共三百金交通州牧董其事鳩集
工匠高其閘闕加以丹雘築大門三楹講堂三楹學舍
十間內宅八間庖湢悉加修葺以本年六月初十日起
工至十月初十日落成仍額之曰潞河書院而堂則曰
通惠存其名皆所以不沒其舊也又就五百金稟請制
憲每歲再各添捐八兩共爲五百八十兩著爲定額並
開立章程於十州縣人文來通肄業者額定十名膏火

計一名每月一兩五錢共一百八十金又再定附課
十名以次充額補食其講席每歲東修膳資等項共三
百三十金三節每節金六兩又備賞花紅紙筆銀十四
兩月課湯飯銀十二兩門役一名工食銀十二兩茶夫
一名工食銀十二兩水火夫工名工食銀共十二兩每
歲束修等費俱交通州詳請給發又擇教職一員以爲
監院永遠奉行無增無減至院長爲諸生表率必得明
經行修之士乃足立坊表而資就正嗣後非由甲乙科
出身者不得輕廁非必取重於科目正以杜濫竿之漸
也恐年遠漸弛因將新建始未及捐廉諸君各章程泐

之石此亦甚盛舉也薪未易傷成功勿毀尙其共鑑此
區區之心也夫

重修安縣武廟碑記

武廟在安邑北門偪近城闌不知何時建置考邑自元
中統初安州轄神泉西昌二縣至明仍改爲縣而以神
泉爲塔水塲西昌爲花街鎮屬之是廟建自前明審矣
稽明會典祠祭一條惟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
廟四孟歲除致祭尙未稱王而汪道昆大函集載侯追
封義勇武王而焦竑亦有正陽門關王廟碑記萬曆末
年從掌經敕太監林朝所請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

遠鎮天尊然未有直追爲聖如我朝尊崇之甚者順
治九年世宗章皇帝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
每年五月十三日遣太常致祭並頒行各省其相沿稱
爲武廟者對文廟而言也然文廟祀至聖先
師孔子但特建於府州縣學宮之中而武廟則凡城
市村鎮人烟羸歷之處紺宇相望如水之在地中無往
不有此其故何也帝之在漢也實秉火德熒感應之
正大光明之氣塞於兩間如日中天重明耀正以故盼
蠻萬方尸祝千古昔天率土皆社而稷之禱素于之
特尊於學爲滋廣矣無亦正氣磅礴傳諸神明有不自

知其然而然者歟武進湯君蔣芥今之循良宰也家本
江左甲科舊族深於儒術故飾於吏治者皆循良所爲
其來治安邑也下車之初人號神君矣謁廟而愀然嘆
規模之狹且隘也思欲擴而大之而民病是虞越二年
年穀順成乃與民經始自今年春三月鳩工至又七月
落成余與湯君本世好舊知喜隣邑有故人登堂相訪
之日適武廟上梁之時與湯君登樓共閱顧余而言曰
可一言以叙顛末乎子曰唯唯神道設教古良吏所爲
也吏爲親民而教民必先明倫人倫有五君臣兄弟朋
友參焉以帝之爲神也以爲人臣則盡忠以爲人弟則

盡弟以爲朋友則盡信令以教民日率諸父老子弟相
與駁奔於俎豆之間以時講求人倫之理將不教而忠
而弟而信其震懾於神威而親炙於教化者亦何讓乎
文廟歟爰是率筆而爲之記

醒園圖記

醒園者先君之別業也其園在羅江今改綿州治之北
二十里云龍山家塾之旁據象山之麓背西向東磬溪
抱其北潞亭遠其南下卽羅江之上游其東南金頂鶴
鶴諸山若屏障若几案葢天然圖畫也始爲徐氏地戊
寅春先君自宦浙憂歸以密邇家塾故售而有之然其

時鮮嘉樹多豐草爲芻牧場舊矣先君乃遍植松栢桃
李於窳然窪然若凹若凸之間作廳三楹於半山之椒
曰花廳編以竹籬雜植名花異卉於其中並除箭道設
庖福以爲遊宴棲息之地外築粉垣護之命曰醒園蓋
取杜少陵題漢西新草屋第三章詩意也類爲丹徒編
修王文洎書然工未竟而先君以王事歿於官余以庚
寅之正月旋里經營窳窳甫畢卽因其舊址各建亭於
其上不一而成俱各以匾額識之其在山之最高者
爲望江亭所謂一覽衆山小也其下爲萬松嶺每風發
戛而起彷彿澎湃之聲西山之陰爲放鶴亭可一望雲

龍諸山下一層有二船房左曰貯風右曰延月登翠重
嵐最爲幽折其中爲大觀臺一園之景皆萃焉出蓬萊
門以北曰木香亭與醪醕架相對每花時芳氣襲人下
卽魚池有兩亭南曰納涼北曰非魚每五六月之交綠
柳含風坐卧終日可以忘暑稍下又爲清溪草堂春時
啼鳥遶屋桃花三兩枝令人移情其南有洗墨池上有
石亭其北則雨村書屋在焉竹竿萬个大有村落間意
其最北又有臨江閣閣後有樹根亭蓋先君安置天然
床處也天然床者本東山栢樹根高五尺廣一丈可坐
可卧以不假雕刻而水草蟲魚皆備焉故曰天然也余

嘗作歌銘以紀其事以上大率隨地布置不事粉飾而藥欄花榭在在皆有野趣有園如此宜乎爲湖山作主人矣而中間多故於去冬別而北上又爲草堂之靈所竊笑然麋鹿木石癖性難醫而毀傷薪木之憂又未嘗一日去諸懷也今年秋八月余友重慶守朱子頴以迴避來京相晤於宣武門東之棗花齋爲道其事欣然爲我圖之一揮卽就子頴今之大白也而其繪事亦在大小米之間且子頴亦嘗至余家見先君曾遊醒園者故能一一詳悉如此使見此畫者不啻身在園中而他日入園中者亦不啻身在畫中則觀圖何必見園觀園何

必見圖乎顧作圖何必作於京也昔東坡有云余于元祐八年十一月將朝假寐夢歸穀行宅歷疏圃坐南軒見庄客數人掘地得蘆葍根煮食既覺惘然思之有文一篇以記其事南軒卽先君之來風軒也故余之爲此圖也思醒園抑思先君也

童山文集卷八

綿州李調元雨村

記二

什邡羅漢寺新建五百阿羅漢碑記

什邡北郭有羅漢寺肇造於唐中宗時馬祖出家之處也一時名勝爲蜀中冠迨元末而寺毀明洪武四年僧會了恩重修前中後三殿正德初邑人判簿曹城復植栢三千株今山門外猶存黛色參天者是也嗣是重修者嘉靖中則御史李之珍建大藏經樓萬歷中則庠生徐應聘建大悲閣皆邑人也于是巍我炳煥旣完且美

矣崇正末遭獻賊之亂復燬於火本朝康熙初年雲
林明地禪師始修殿三層規模儼備然所謂羅漢寺者
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卽有亦不過如他寺十八尊

而已無所謂五百羅漢也乾隆中有僧月容禪師白新
都寶光寺飛錫於茲始謀募修五百尊者相以符其實
適有工人持願治年間浙江嘉興府楞嚴寺重刻南宋
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記將欲募塑未幾圓寂禮
汀和尚者丹徒人月容之衣盃弟子也自嘉定凌雲大
佛寺來主是寺感師志未遂又於工人處覓得五百羅
漢圖錄大喜曰是可成師之志矣立將記錄刊行以爲

塑像張本時什加令貴州懷陽任公舒軒諱思正者素
含夙願極力懲成功未半不意任公卽世後無不慮其
難爲者而禮汀遂毅然決計不憚勞瘁募化前後得八
千餘金乃於兩廊舊基起造羅漢殿延成都塑工曹志
偉等照記圖形狀分塑兩廊共五百一十八尊於戊申
年八月起至嘉慶丁巳年四月告竣於是名與實符真
爲羅漢寺矣是役也因由禮汀誠意感孚所到樂輸而
亦由現任會稽寧公洲維名銷者繼任公役一力贊襄
其事乃克有成禮汀以衆善不可沒也欲立碑爲記並
泐輸金各紳士男女及諸山宿德姓名於碑陰以垂永

久屬余爲記竊考佛家有四果一曰斯陀洹二曰斯陀
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又有三乘一曰聲聞二曰
圓覺三曰菩薩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圓覺者悟十
方圓覺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羅漢得道
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而凡有佛寺皆有之也初佛
說由無上法授迦葉又屬十八大阿羅漢並眷屬等令
其護持所云任世十八尊者是也按佛經十六應真自
第一尊者賓度羅跋囉隋闍起至十六尊者注茶半任
迦止又合提密多羅尊者及發頭盧尊者爲十八阿羅
漢按今圓錄賓度列第九而以九尊成博迦列第一自

潛以嶺度爲是所云五百阿羅漢者皆佛弟子今圖錄
所云石橋五百尊者是也涅槃經曰昔有五百商人出
海採寶值千盜攘去並剗其目有人告曰靈鷲佛氏能
救汝苦引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證阿羅漢果分形顯
化按五百名位具經中繁不備錄但相傳亦有異詞如
西湖游覽志所載杭州淨慈寺塑五百阿羅漢像其第
四百二十三位阿濕毘尊者獨設一龕側身偃蹇斜目
覷人而笑婦人祈嗣者必禮此炷香不知何說今圖錄
四百二十三作最勝藏幢尊者而阿濕毘尊者位次在
二百三十一毘又作卑蓋不可深考矣又一統志言外

夷火州有靈山在土魯番西北石紋如髮番人稱爲單
萬羅漢削髮涅槃之所據此則又不止五百阿羅漢矣
總之阿羅漢尊者永離諸惡不受三生界也佛法所化
如十大弟子十六沙彌其眷屬自九百以至九千皆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禮汀爲此舉也充其善行雖
自百萬俱胝阿康多以至阿僧祇萬萬可也其功德尚
可量乎其所供養又豈止什加五百阿羅漢而已哉殿
旣成禮汀又取所遺募金並馬祖殿臺井而培補之於
是百廢俱興歸然爲一縣之大叢林矣馬祖者達摩祖
師傳入中國之第八祖大寂禪師也名道一什加人父

以賣簸箕爲業生於景龍三年己酉容貌奇異出家於
羅漢寺後聞七祖讓大師道行甚高因往南岳詣之初
至獨坐一菴惟習坐禪讓師觀其神宇有異問其姓馬
忽憶六祖有脚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之偈乃多方
引導一日將磚於菴前磨馬祖問師磨作甚麼師云作
鏡馬祖云甌何能成鏡師云甌旣不成鏡坐禪豈能成
佛馬祖云如何卽是師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
是打車卽是汝若坐佛卽是殺佛馬祖言下大悟遂以
心印付祖復歸什那羅漢寺築說法臺臺角穿一井爲
衆說法大闡宗教邑人稱爲活佛中有老媪來觀云此

吾並舍馬鐵箕子也何云活佛祖聞之作偈云學道不
還鄉還鄉道不香遂往江西開元寺演教於貞元四年
二月庚辰忽謂入室弟子百丈山大智曰吾至二月當
還爾其識之至期委化春秋八十唐左僕射權文公德
輿爲撰墓誌銘卽今祖殿也明庠生葛登名所建應聘
又與僧大才捐銅千金鑄馬祖真像由此遂爲馬祖道
場今禮汀復爲此舉建五百阿羅漢殿後復繼馬祖道
場千萬世後祖燈其長明矣乎余故備載其事使天下
後世仰馬祖道場者皆知爲月容弟子禮汀之力也

彰明新建雙塔記

天有缺而媧補之地有陷而鰲戴之風水有遺漏而塔
培之塔者所以培文風之不足也說文云西域名塔爲
宰堵波陸元賜謂始於周穆王遊大夏佛告鄯京古塔
多神靈所造其書荒誕不足信然據揚雄劉向言於藏
書見佛經有塔是秦漢以前已有其名矣而獨與文風
無干自唐太宗貞觀三年長安城南大慈恩寺造甄浮
圖藏釋元奘所取西域佛經時有鴈墮地而瘞之故名
鴈塔唐韋肇及第偶題名寺塔後登第者皆效之遂爲
故事是塔之與文風相關會也久矣彰明者李太白讀
書匡山處也五代唐改名昌明縣縣有山前邑侯陳君

以文風所關立木塔於上因曰塔子山木及數年而瓦
木蕩然新邑侯明府馬君元龍以雲南名孝廉來撫茲
邑浩然歎青蓮故里之委靡不繼也於是與廣文芮君
滋乾及諸紳士傅生等商議重建而以費巨未果今歲
甲寅紳士因衛藏軍需告贓餘銀五百八十五兩呈請
以公濟公卽爲文塔之費不敷者量力募捐議詳旣准
卽於舊趾建塔易木以石並於文廟東創修奎星閣與
關廟樂樓迨映復於下游西而太華山巔亦創建一塔
於上以鎖雙江之水並成兩峰之峙是役也皆明府首
爲倡勸而親身監督芮君爲多功將竣首事者持馬明

府書來曰敝治文塔久傾歷歲發科寥落茲士民咸思捐貲業經告成思非鉅公鴻文不足以誌故以來告余曰余何能文但余綿人彰邑曾隸綿故沿革頗悉又丙午余曾遊其地見山巖崑而不險水澹沲而不疾其中必有中和蘊藉之士毓秀含英特未有發其光而振其氣如珠之在孕劍之在土無人闢其竒而識其氣故鬱鬱不出耳茲既有錐子以像不律復有輪相以肖鐵輪則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旣倒者韓昌黎之功不過如是矣抑風水之說余向不信然亦有可証者吾綿自先君北路公壬戌登進上後十八年未有繼者自

趙州楊明府周冕創立文塔於南山而已卯余中鄉式登館選後戊戌甲辰兩弟鼎元驥元相繼入詞林嗣是中者絡繹不絕楊君亦雲南人也此余現身說法也今是舉也吾望彰邑科第之尤盛吾綿也且不止盛吾綿並題名鴈塔尤盛於江浙大省之多也諸生勉乎哉豪傑豈文王而後興發憤雖孔子而忘食其所憑依卽其所自爲庶無負馬明府與芮君區區屬望之苦心也夫

綿竹縣諸葛雙忠祠碑記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余至綿竹城西與羅君欽誥謁諸葛雙忠祠得晤長老源穢羅君指長老謂余曰

君亦知祠之所由創乎。昔師之力也。都護之墓沒于西郭之荒烟蔓草中久矣。國朝康熙五十一年雲間陸公箕永始樹碣而表之。乾隆庚申聊城安公洪德復丈定界址創立新祠而祀焉。嗣是歷任邑令及諸縉紳先生皆有題識。黔南徐公鎮來緇復廣而新之。然守祠者卒不得其人。源機者縣北王氏裔也。幼通禪理。披剃于廣化院。年方舞象。又投祈解堂鑑文和尚方丈。遂情上乘師器之薦。主是祠二十五年。春徐公招令。拄錫師咸。徐公之德而潤祠之湫隘。器塵不足以安神也。乃奮志振興。擴修西廡。建設東廂。復購羅氏治先西園一區。以

廣祠基于是拜殿山門以次舉立二十八年復購泊永街址住房一區以建坊表三十八年又購東園一區以成方圓遂建鐘鼓樓二座復煉山門過市又購趙氏房地一區使墓前隧道直達西街翔建樂樓三楹使余書山門楣曰漢諸葛都護衛父子之墓而總題曰諸葛雙忠祠共計前後歷年十二買地三區費銀二百二十五兩六錢並得西鄉李君捐田五分八釐俱經呈縣註冊昔吾師之食辛茹苦有以成之又慮其不足以壯遊觀也陸續添建廻廊庖湑甃墻砌石甍花種竹遂爲此地叢林之冠雖由十方佈施大半出于一已解囊微師一

身荷擔焉有如是之巍煥哉請爲文以記之以不沒師
之功可乎源機遜謝不敏余維諸葛武侯之在漢季也
受永安之託感魚水之恩不憚鞠躬以事孱主及卒于
王事囑其子孫不使內有餘粟外有餘財家風有素矣
以故鄧艾入蜀父子皆背陣而亡可不謂忠乎乃陳壽
挾父覲于蜀之仇于蜀志武侯本傳則譏于治戎爲長
奇謀爲短故雖連年勳衆未能有克而于都護父子則
曰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推其意必不使武侯有孝子賢
孫亦可謂小人之腹矣且以武侯三世之忠光于天壤
而壽必以一人之私索垢求瘢已非人情不可近及程

重刊之集 卷八
譙周本傳于勸禪之降則謂劉氏無虞一邦家賴皆譙
之謀持議顛倒如此可不謂之穢史乎余向有讀史詩
云武侯三世爲劉死陳壽私心挾父仇如此雙忠猶曲
筆又將何罪問譙周蓋謂此也今聞源機之建置實爲
功首而又不爲陳壽所惑直曰諸葛雙忠祠不但二公
之忠魂爲之慰而武侯在天之靈亦爲之慰矣又况源
機建立之功復如是之彰彰不朽哉羅君以爲然遂爲
之記

重修綿竹縣岳忠武鄂王精忠觀碑記

鄂王生于相薨于杭封于鄂而戰功最著于郾故四地

皆有祠一在彰德之湯陰一在錢塘之棲霞嶺一在武昌之洪山右一在泚水之朱仙鎮此外有建者要皆王所經行地而蜀則王足跡所未至也綿竹之祠于何有原其始蓋自張魏公而來也公綿人與王同時爲荊州而祠基爲南軒故里南軒公之子家藏有王送公北伐詩刻于石以亭罩之去城南二里後人遂卽其地爲精忠觀此祠所出來也顧正年旣久廟貌傾頽辛亥夏縣尉河南李君太青蒞任展拜肅然起桑梓之敬顧狐兔而悲之爰集紳士黃多稼張鴻燾等倡輸重建變蒿萊爲棖棟易巾幘爲冕旒樓以鐘鼓垣以松栢並做明正

德中都指揮李隆範銅爲秦檜及妻王氏像返縛跪墓
例而易以鐵置觀前但鑄秦檜而不及乃侯嵩張俊誅
首惡也旣成又揚湯陰石刻王楷書貽吉安劉氏壘苑
二字手蹟及隸書題許虎侯像後至德顯忠繩先啓後
八字摹泐於石尉有兄振青者工墨蘭又圖蘭數本爲
王萬代流芳寫照余爲題詩其上屬楊齋弟書于石不
期年而工畢于是王之忠魂慰而尉與諸紳之心亦慰
矣爰定以每歲二月十五日爲王賽會演劇以酬四方
攜楮帛而來祝者不下萬人今年春余將赴成都道出
綿竹適當賽時乃得觀諸金石從黃張諸君悉其顛末

並屬余爲序夫王之忠于宋也其功爲千古第一其冤亦爲千古第一宋史本傳贊其神武類關雲長沈亮比檀道濟可謂至矣余不具論獨念魏公于王平楊公則曰岳侯神算也于江上會諸大帥獨稱王與韓世忠曰可倚大事也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則曰此君素志也是魏公于王可謂知己惜也王之被害正當公被廢三十年之時倘使在朝必當力救斷不至坐視其死僅如世忠所云莫須有三字何足以服天下已也今觀王送公北伐詩亦可知誓掃仇烽力圖恢復有同志矣是此詩實王真蹟而王孫珂金陀粹編程史及歸安茅元儀

所纂王文集俱不載亦無滿江紅一闋可知王之詞翰遺佚者多矣猶幸有此詩刻存也考王被害後其神屢顯一降于臨安西溪寨延紫姑神家一降于臯亭山伯顏屯兵處一降于安陸故祠旁役人見白馬乘雲上天種種靈異紹興末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詞訟之孝宗始以禮改葬廟于鄂號忠烈廟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今名精忠觀者以王初被捕證時裂裳示何鑄臂有精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而名也至王諡法屢更宋淳熙六年諡武穆寶慶元年改諡忠武景定二年改稱忠文元至正九年加封保義明洪武五年諡仍稱武

穆從祀帝王廟配享米太祖隆慶四年詔仍謚忠武萬
歷四十三年加封三界靖魔大帝岳武王今皆稱武穆
者從其朔也而要其歸實以理宗忠武之謚爲允當時
詰詞有云李荊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蒲相如身雖已
死凜然猶生又云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厥後
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
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特與賜謚忠
武據此當永爲定謚故題曰重修岳忠武鄂王精忠觀
云

象鼻嘴五顯廟碑記

五顯之名佛典以爲華光菩薩所化然不見於儒書惟
明祝允明所著集畧有五顯記引祖殿靈應集言與天
地同本始建唐光啟降於婺源王瑜家言當血食於此
於是建宇棲之宋大觀以後累封王秩宣和始封五顯
廸功郎胡升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而推本于五行
五行者象於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
又名五帝卽所謂太昊炎帝少帝嚳黃帝其神卽勾芒
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也小宗伯旣兆五帝於四郊後人
又爲五顯專祠於世殆此義歟論頗近雅據此則五顯
正神其來舊矣南村之上流瀟江有山迤邐而來直挿

江滬曰象鼻嘴厓上舊有五顯廟未知何代頽廢嘉慶元年二月綿竹民某患瘵病百醫不治有雲遊道人於袖中探一紅丸使吞之曰得此可除依方服之果痊以金帛謝之不受問其姓曰蕭問其居曰象鼻背後至山下訪之遍問無姓蕭者有父老沉吟久之謂某曰兒時曾聞祖父言山舊有五顯廟曾覽三教源流五顯父爲蕭永福一胎五子俱以顯爲派以聰明正直德爲名而顯德居五尤著靈異能降妖安民故後人祀之其殆是歟某乃登山遍閱見有小土廟以焚卜之其應如響遂捐金爲之立廟而並塑觀音大士焉則五顯信非虛也

五顯再記

廟成日來禱祝者日以千計無不應驗余時適走失伶
僮戴富願禱於神神以筮告五日後有人送回至期果
應時總會首張思禮顏明程謝廷輝廖芳麟方議修大
殿余遂舍大柱四根大梁一架並書諸伶姓名年月於
梁上以酬神今廟貌巍然矣雖大功尙有待于諸善士
而首事不可忘其所由來自元年十二月起鳩工伐木
至二年十二月告竣甫一年而成會首因屬再爲記以
叙顛末

伏虎寺碑記

伏虎寺在綿竹北十里古稱樂善鄉前無此名也明萬
歷年間此地有二寺上曰竹林下曰廣化自兵燹後俱
毀獨古鏡尙在有行僧通微于康熙三十八年自龍安
石斗寺來綿揀佔倡修正殿時邑侯雲間陸箕永任綿
竹深通堪輿來寺焚香見白虎太高改名伏虎此伏虎
名所從來也後通微又爲僧官壽五十五長徒心月繼
續培修壽亦五十四然未有田畝諸僧無以糊口也師
弟心長當家辛苦焚修歷四十餘年改換後殿並造東
西兩廊于乾隆二十八年始買余漢瑞水田九畝徒任
源機繼之未幾移住諸葛祠而心長徒源明幼年持家

卽改換山門道路新修鐘鼓二樓又于三十九年買李
登榜泉一道灌溉寺田付師弟源昶住持于五十六年
又買陳超冰田七畝零買水五寸今又修建大殿八卦
攢頂安大佛韋馱于是僧厨庖福花木亭園皆備然塑
像自捐並未求助于人於是諸檀越相聚而議曰二代
住持之功德偉矣厚矣大厦非一木所支福天實萬生
所戴不有表揚何以示勸不有鴻文何以垂久而筆可
千秋者惟綿州太史 李雨村先生曷不往求之于
是以書來乞序予思僧乃什方供養者也今不求助于
千方而美哉輪美哉魚廟觀神貌一一莊嚴如茶如火

燦爛光輝得不爲大功德乎有功德而不爲闡揚則非
衆檀越之咎余之咎也乃爲弁其首

遊馬馳寺記

馬馳寺在綿州北三十里有靈井爲州入境之一井
去南村僅十里髫年讀書在鶴鶴寺去寺數里欲遊之
而未得後服官三十年時時繫念人有問靈井者愧無
以應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紅葉初飛黃花滿地余弟
龍山謂余曰曷不作馬馳遊乎余欣然便攜門人黃生
從一奚童肩輿出門由馮家鬻山口沿羊腸攀鳥道過
雙石橋迤邐至寺寺在鳳凰山麓左爲九龍山橫雲擁

翠廻環如抱右爲金頂山山頂一松如繖如蓋登山而望氣象萬千洵一大道場也殿宇五層第一爲樂樓樓下巨石有馬足踏痕寺所由名也二層爲靈官樓三層爲金剛殿再上四層爲關帝殿再上卽佛殿矣所謂土王靈廟雖毀基猶存焉兩廊十餘間僧才二三人不免古寺牢落之歎禪房前有桂樹大可數十圍蔭蔽一畝百餘年物也西廊有紫薇根幹竒古如攬如拏皮脫而膚現搯之則動所謂怕癢樹也東簷有樹一株如盃大葉似枇杷而長可尺許葉叢於顛皮似白楊異之僧曰曰此石瓜樹也六月開花八九月結子成穗余因乞其

子種之殿前石臺下有碑爲明嘉靖二十三年左綿高
第爲比丘妙叢撰修理正覺寺記又由外垣折之殿後
有一碑爲明成化十三年釋桂菴爲其師默菴撰藏身
碑記四方砌石碑高一丈寬四尺向有亭俗所云搖亭
碑動者今已圯兩碑皆爲荆棘所縛而字尚明顯亟命
余弟與門生錄之顧所謂靈井者獨不見僧口井在山
下方家壩去此尚一里盍往觀乎遂命僮人肩輿覓路
至則井在野田中有兩婦方據井雪藕旁有兩汲瓶曰
此必是矣問之渠然其井口有整石板方其外而圓其
口縱橫八尺有圓石井蓋仰臥于地寬廣亦如之問之

老人曰此井向有光如佛背光然每風和日朗井中綠
氣或上則爛熳爲雲雨故旱禱輒應啓閉以時不知何
時爲浴相者所穢遂不靈矣故不復閉今壩中民藉其
泉以溉田可灌二百餘畝則仍食井之報也然不敢浴
浴則病故皆尊之曰聖井余聞而益異之視其深不過
數尺而原脈混混晝夜滋濡遂至澤及百家長我禾稻
此而不靈尙何爲靈乎佛光之照若有若無何益民生
則固不以此而易彼也使天而雨珠饑者不得以爲食
又何必詫龍珠出骨雷震復墜之奇哉老人以爲然遂

記之

夜遊馬跪寺龍洞記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夜同邑人朱永濂宿馬
跪寺僧雪暎言洞甚深曾裹糧秉杆遊三日莫窮其際
余聞之欣然卽于是夜攜二僕前往雇人秉燭前導初
入甚狹漸進漸寬寬處可坐十席平處可以馳馬中有
鐘乳濕漬如滴又有倒懸石筍如觀音合掌及牟尼趺
踞像皆金彩光明又有蝙蝠大如椀飛撲人頭不爲害
洞至十餘里外有河聲澌澌如流沙然洞盡處復分三
洞恐火不繼失歸路遂尋原途出兩邊多骷髏蓋明季
避獻賊亂藏于此殆盈萬人其洞初甚狹者賊以火焚

洞楣倒填其口也此洞冬溫夏涼時春寒未減故出時
泱泱被體僧云洞有狐每朔望日見黑風一道由洞而
來立于前殿屋脊向佛如拜跪然逼視之輒不見亦奇
事也因附記之

重修馬跪寺拍掌池記

釋家有因水而悟道者卽今之所謂拍掌池是也池在
綿竹縣馬跪寺舊名隆平寺明曹學佺名勝志云遊觀
者合掌拍之則泉水應聲而沸卽水觀禪師圓寂處水
觀者蓋以水悟而得名也幼憶釋法進於定法受十戒
後受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清水拾兩白石著

水中法進暮還寺覺背痛問知命家人明往除此石背
遂如初因爾習定不出山故曰水觀也事見高僧傳其
曰馬跪者因蜀王妃疾召水觀不往王親往欲罪馬至
溪自跪故名也隆平一名響應又名玉女皆以水觀得
名也蓋水在是道卽在是也水觀之靈蹟如是而日夕
年湮水涸草深閣閣可乎余于今年正月二十三
日始至寺住持雪竦髻髮影影相見甚歡因留宿屢以
爲言屬疏募鑿旣募鑿矣又屬爲記請名其亭於是柏
掌池復顯亭成卽名之曰水觀可也後之來者見水而
悟卽見道矣如謂此一水而天下之水盡在于是非道

也謂此一水而天下之道不在于是又豈道也哉

茶坪平定橋碑記

心不易平似水則平心不易定似石則定人心如此橋何不然古鐵溪堡由茂州至此稍平故曰茶坪今所謂神泉縣西山產者并佳是也其溪源出于佛至此爲坪水峯峙淵渟林木陰翳估茶者皆聚族而居焉坪水南流七十里至安縣南與安昌水合而注于涪而此橋在鐵溪則猶濫觴之始也澗不踰溝激不過額而成都龍安松潘諸水胥會于是春夏之交懸瀑怒漲過者恟恚徒杠屢易輒爲水捲蓋天下之不平不定者莫若此

鐵溪矣焦三者善士也乃與衆約相水之平而定以石
猶愁其難于平難于定也求爲之命名平定而後衆人
喜可知也曰今而後橋可平定矣

畧平牛王廟樂樓碑記

牛王者何也農耕田必用牛牛於農有功故神之爲王
而共祀之也樂樓者何也每歲祀牛王必演劇劇必有
樓所以悅神而共樂之也牛王廟不知始于何時惟列
異傳載秦文公立怒特祠應肇於此今諸廟多塑像如
觀音而以牛爲坐騎稱之爲牛王菩薩不知何故考清
異錄陽翟莊舍有田老者謂牛爲黃毛菩薩大抵皆農

人以牛爲命或尊之曰王而親之曰菩薩也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註穀者民之命牛植穀王法禁殺故本

世祖章皇帝首重殺牛之戒而各處地方有司

嚴湯鑪之禁蓋爲此也夫戒殺牛非細事也昔齊宣

不忍一牛孟子以爲是心足王使今人而盡推此心則

君卽堯舜也臣卽臯夔稷契也士卽顏曾思孟也不忍

於牛卽不忍于人矣故曰足王也今之祀牛王而並建

樂樓者豈非不忍之心所感而並思悅牛神以求保衆

牛哉考大玉匣記牛王神誕本在七月二十五日今以

十月初一爲祭日者蓋七月農方收穫故相沿改期以

便民也畧平牛王廟本無樂樓今之樂樓乃嘉慶元年
十月某日衆士民捐資所創立例刻名於碑陰而總其
事者覃泰山也